

中东剧变及其战略影响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西亚非洲所副所长 唐志超

【内容提要】 当前中东正经历着一场历史性的重大变革。发端于突尼斯的政局动荡迅速席卷整个中东，并使该地区陷入全局性动荡的不安之中。改革成为大势所趋，但未来不确定性大增。中东剧变不仅剧烈改写地区传统地缘政治关系，也对大国的中东政策构成重要挑战。

【关键词】 中东 剧变 特点 趋势 影响

2010年12月17日，在突尼斯中部城市西迪布吉德，一位靠沿街摆水果摊谋生的26岁青年穆罕默德·布阿齐兹因遭警察羞辱和驱赶，愤然自焚而死，引发当地爆发群体性抗议活动，后蔓延扩大，并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反政府政治事件，最终迫使执政长达23年的本·阿里总统下台。这一事件成为引发席卷整个中东地区抗议风潮的导火线。随后，埃及、阿尔及利亚、也门、约旦、利比亚、巴林、阿曼、沙特、科威特、叙利亚、苏丹、伊拉克和伊朗等国都不同程度地爆发了反政府抗议活动。迄今为止，布阿齐兹之死已推翻了中东两个政权（突尼斯和埃及），引发了一个国家的内战（利比亚），动摇了三个政府（叙利亚、也门和巴林）的统治，原本默默无闻的布阿齐兹已注定将作为历史人物载入史册。

一、中东动荡的原因

布阿齐兹这个无足轻重的失业青年为何能在中东掀起如此巨大波澜？这需从多方面思考。从突尼斯看，本·阿里自1987年以来四次蝉联总统，但不到一个月其政权就在抗议声中垮台，从表面看有三大原因：一是突尼斯政府及本·阿里对危机处置不当。此次革命源于下层管理人员的粗暴执法。事发伊始，政府未估计到抗议的发展趋势和严重

后果，采取隐瞒、转移视线、拖延、弹压等老一套手段，但关键节点屡次爆发流血事件，使民愤逐步升温蔓延。事变后期，在国内外强大压力下，本·阿里又从强硬压制转为步步妥协，几乎答应抗议民众所有要求，政策摇摆不仅激起民众推翻现政权的坚定决心，也自乱阵脚，瓦解了政权内部凝聚力。二是失去军队支持。军队、警察和国民卫队是本·阿里长期维持统治的三大支柱。本·阿里出身行伍，但上台后长期疏远军队，该国军费开支仅占GDP的1.4%，为阿拉伯各国最低，军方早有不满。局势恶化后，本·阿里要求军队出面镇压，但军队“不合作”，甚至阻止警察和安全部门镇压示威者。观察家认为军方立场是迫使本·阿里下野外逃的关键。三是新兴网络工具及网络信息“催化”革命。突尼斯此次革命被部分西方媒体称为“第一场数字革命”。突尼斯国内网络较普及，仅“脸谱”网（Facebook）用户就达20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5）。抗议活动爆发后，民众利用“脸谱”、“推特”（Twitter）、视频网站Youtube和照片分享网站Flickr等发布信息、相互串联、组织示威。“脸谱”和“推特”上发布的镇压视频和照片大肆传播，助长了民众的愤怒情绪，赢得了国外舆论的同情。四是“维基解密

网站”曝光突尼斯政府腐败的影响。2010年12月维基解密网站(Wikileaks)曝光大量美外交密电,其中多份美国驻突尼斯大使撰写的报告揭露了突尼斯国内腐败严重、本·阿里家族生活奢靡及操控国家经济命脉等“实情”。电文随着抗议活动传遍全国,尤其是第一夫人莱拉家族的腐败更激起了民众的愤怒,为此,美《外交杂志》称“曝光的电文是突尼斯革命的催化剂,或称得上首次‘维基革命’”。

除了这些表面原因外,一些深层次因素才是促发突尼斯政权更迭的根本原因。首先,失业青年成为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因素。本·阿里上台后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大学生人数猛增,但大学生毕业后并不能被突尼斯经济“消化”掉,大学生毕业即失业。15—29岁的人群失业率为30%,实际失业率高达52%。其次,经济发展未能真正惠及民众。一是未能解决粮食、物价上涨等重大民生问题。突尼斯一直不能实现粮食自给,进口依赖度高达50%,受天灾和价格波动影响巨大。2010年突尼斯粮食产量骤减50%,加之近期世界粮价冲高,突尼斯食物价格自2010年中期开始持续上涨,最终迫使民众上街抗议,因此有评论直呼其为“粮食暴动”。二是地区发展不平衡和贫富差距拉大。本·阿里推行经济改革催生一批新贵阶层,垄断利益集团膨胀,底层百姓收入微薄,加之政府不断削减补贴,造成贫富鸿沟不断扩大。再次,政治和社会改革未能与经济发展保持同步。一方面,近年来突尼斯经济发展良好,被世界银行视为非洲发展的典型国家,但另一方面,政治发展严重滞后,多党民主制徒有其表。本·阿里长期实行个人专制和高压统治,自1987年上台后一再连选连任,甚至谋求终身总统。此外,本·阿里家族及其朋党攫取大量垄断利益,生活奢华、贪污腐败,民众怨声载道。第一夫人莱拉生活奢华与家族腐败更令全国震怒。

值得注意的是,突尼斯所面临的问题在中东并非个案,而具有普遍性,这也是抗议为何在短时期内迅速蔓延到整个中东,使其他阿拉伯国家受到传染的主要原因。“布阿齐兹事件”为阿拉伯世界的民众提供了一个表达不满的宣泄口。

阿拉伯世界所面临的问题既有个性,也有很强的普遍性。

政治上,独裁专制和腐败盛行,积弊严重。阿拉伯国家虽然大致分为共和制(以埃及为代表)和君主制(以沙特为首的海湾6国,以及约旦、摩洛哥等8国),但实际多为个人专权,家族统治,一党执政。当权者独揽大权,任人唯亲,多党民主制成为摆设。同时,阿拉伯世界普遍存在贪污腐败、社会不公等严重的社会问题,民怨积累很深。“透明国际”的全球腐败国家排名中,埃及、黎巴嫩、叙利亚、也门、伊拉克等均名列前茅。

经济上,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远远落后,普遍存在“三高”问题(高人口出生率、高失业率、高通胀率),贫富分化严重。阿拉伯世界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低,产业结构较为单一,虽然石油资源丰富,但分布并不均衡(主要集中在海湾地区)。阿拉伯国家之间以及各国内部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虽然海湾国家人均GDP甚至高于西方发达国家,但也门、毛里塔尼亚等国却被列为世界最不发达国家,埃及、约旦等国长期靠借外债度日。阿拉伯世界1/3、埃及近1/2的民众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此外,近年来基本消费品价格持续上涨,给各国带来严峻挑战。最近,埃及、苏丹、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等均因物价上涨引发社会骚乱。突尼斯骚乱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年初阿尔及利亚因食品涨价所引发的骚乱的影响。

社会上,问题成堆,传统与现代并存,政教矛盾突出,伊斯兰与民主矛盾难解,青年失业问题严重。阿拉伯国家人口出生率和失业率全球最高,青年(15—29岁)比例约占总人

口的30%，青年失业率高达30—50%。失业带来极端主义、非法移民、吸毒、社会骚乱等诸多社会问题。

外交上，一战后，阿拉伯国家沦为英法殖民地，二战后又被美苏操纵，长期遭列强干涉和侵略，“9·11”后美国又发动伊拉克战争等，强行“民主改造”中东，更使阿拉伯世界与伊斯兰教被丑化，与恐怖主义相挂钩。同时，22个阿拉伯国家敌不过一个小小的以色列，令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尊严扫地。

安全上，长期饱受动荡之苦，地区战争与冲突不断，大国频繁干涉与侵略，恐怖主义盛行，宗教与民族矛盾尖锐，是全球危机最集中地区。据不完全统计，二战结束以来，中东共爆发大规模战争不少于10次^①，大规模内战数场（如阿尔及利亚、也门、苏丹、黎巴嫩和索马里等），而小规模冲突以及恐怖事件更是家常便饭，不胜枚举。

应该说，相当长时间以来，一些阿拉伯世界精英人士一直有严重的失落感和受挫感，内外失衡，社会普遍存在焦虑情绪。早在2002年联合国就推出过由阿拉伯人撰写的《阿拉伯人类发展报告》，强调阿拉伯世界面临严重的“民主赤字”。之后该机构每年出台一个报告，集中阐述阿拉伯世界面临的各类严重问题。此外，阿盟秘书长穆萨2007年指出：“不变革的阿拉伯世界已没有任何希望。”他呼吁阿拉伯世界开展一场“复兴运动”，重寻阿拉伯精神。2010年3月，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在阿盟第22届峰会上也指出，阿拉伯世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阿拉伯国家应统一行动共同应对危机和挑战。

因此，中东爆发“革命”，很大程度上在于政治和经济发展不能与时俱进，包括突尼斯在内的“中东经济和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人民还在遭受着半个世纪前就已出现的毫无生气的国家安全体制之苦”，人们“对面包与黄油的需求已经同对政治改

革和惩治腐败的诉求结合在一起了”。

在寻找内部原因的同时，还要将当前阿拉伯世界的剧烈震荡置于更宽广的背景下去考察。其中的几个因素很重要：一是信息化时代。一方面，近年来阿拉伯社会发展很快，尤其是互联网、新兴社交媒体如“脸谱”和“推特”、卫星电视（以半岛电视台为代表）、移动电话发展突飞猛进，极大地激发了社会的活力，提升了信息传播的速度和范围。在中东当前这场抗议风潮中，卫星电视、手机和新兴社交媒体就扮演了十分重要的组织和传播作用。另一方面，用约瑟夫·奈的话说，在当今的全球信息化时代，信息革命使更多事情不再像过去那样可控，权力范围被拓宽，传统政府机构对政治的垄断被削弱，政治也不再限于政府范围，“从维基解密网、企业、非政府组织、恐怖分子到社会自发运动无所不包”，都能直接参与政治，政治领导人的自由度变小，控制力减弱。二是全球化。这既包括政治的全球化，也包括经济和社会的全球化。阿拉伯世界外表上看似死气沉沉，但事实上已与外部世界建立了极大的联系，交流频繁，同时深受外部世界影响，外部信息和观念不断输入。战后60年来，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中东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仍是一成不变，毫无生机，中东更被视为冷战后全球民主化浪潮中的“最后一块荒漠”。从经济全球化来看，中东不仅远远落后，而且也受其严重影响。当前中东事态变化与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及全球性通胀输入、世界粮价上涨有着密切的关系，突尼斯、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等国爆发抗议前实际上已面临不同程度的“粮食危机”和“大饼危机”。三是美国长期的“和平演

^① 围绕巴以问题的六次战争包括：1948年中东战争、1954年苏伊士运河战争、1967年中东战争、1973年中东战争、1982年黎巴嫩战争、2006年黎巴嫩战争以及20世纪60年代阿尔及利亚抗法战争、阿曼抗英战争、1980—1988年两伊战争、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战争、1991年海湾战争、2003年伊拉克战争。

变”。2001年“9·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就确立了“大中东改造”的战略目标，除了发动反恐战争和打击伊拉克外，还于2002年推出了“中东伙伴关系”计划。该计划由美国国务院近东事务司具体负责实施，旨在通过与当地政府和非政府机构的广泛合作，推进中东民主和自由，促进公民社会建设，提高青年参政能力。该计划总部设在华盛顿，但在突尼斯和阿联酋的阿布扎比各设了分部，同时在美驻中东各国使领馆设立了专门协调员或项目管理员，负责推进、实施和管理该计划的各个项目。奥巴马上台后，虽然降低了在中东推进民主改革的目标和声调，但实际上“中东伙伴关系”仍在继续实施，悄悄推进。据统计，自2002年启动至今，该计划已执行或正在执行的项目达680个，遍及中东18个国家和地区，累计资助基金6.8亿美元。因此，当前中东的“革命”一定程度上也是美国长期经营的结果。

二、中东动荡的性质与特征

当前这场中东剧变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突发性。中东这场变化可谓突如其来，令全球震惊，不仅全球情报机构没有一家准确预测到，当事国政府甚至民众也未料到会发生如此剧变；二是极强的传染性。事件突发于小国突尼斯，短期内却迅速蔓延至整个地区。截至目前，中东25国（包括22个阿拉伯国家以及土耳其、伊朗和以色列），除了以色列、卡塔尔和阿联酋外，其他22国都不同程度爆发了反政府抗议活动。除了20个阿拉伯国家外，伊朗“绿色运动”两次举行大规模反政府抗议活动，土耳其也爆发了小规模的库尔德人“不合作运动”。三是迅猛性。事件强度很大，其势摧枯拉朽。突尼斯从发生失业大学生自焚事件、引发大规模抗议到本·阿里出逃，只用了短短的29天；埃及爆发大规模抗议到穆巴拉克倒台，仅有18天；利比亚第二大城市班加西出现状况10天后卡扎菲就已陷入内外交困

境地。四是持续性。从2010年12月至今，事态发展已达半年，短期内还看不到结束的迹象。预计，当前这场革命将持续至少1至2年时间，而动荡局势持续时间将更长。五是内生性。当前中东“革命”虽有一定的外部背景，如金融危机、西方长期民主渗透和推动，但根本上还是内部原因。截至目前，这场运动过程中未见到过去常见的反美、反西方和反以色列的口号与旗帜。值得注意的是，即使西方发动了利比亚战争，阿拉伯世界也未爆发像阿富汗、伊拉克战争时的反西方抗议示威。六是草根性。这次中东革命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由一个政党或组织领导的革命，而是一场草根革命，是普通底层民众自发搞起来的一场运动。七是革命性。它不仅体现在要求推翻领导人和更迭政权上，更重要的是要求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变革，改变60年不变的僵化体制。八是非伊斯兰性。20世纪70年代以来，伊斯兰主义复兴成为中东政治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每逢阿拉伯世界遭遇危机，往往伴随着伊斯兰主义的发展，革命或危机的“伊斯兰化”成为政治变动的一个常态。但在这次中东变局中，伊斯兰主义并没有成为大旗，穆斯林兄弟会等伊斯兰组织也异常低调。伊斯兰主义已被民主、自由和民生所取代。九是阿拉伯性。目前爆发抗议的绝大多数为阿拉伯国家，22个阿拉伯国家中只有卡塔尔和阿联酋幸免。

针对当前席卷中东的抗议风潮的性质，目前有很多种说法，如“阿拉伯之春”、“起义”、“革命”、“颜色革命”、“反叛”，等等。但事实上，当前这场革命深刻反映了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阿拉伯民众强烈不满该地区国家政治体制60年停滞不前及经济、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于全球化的现实，带有很强的阿拉伯民族复兴的性质和特征。从阿拉伯民族数千年历史来看，自阿拉伯帝国瓦解以来，阿拉伯民族就再未辉煌过。实际上，自公元9世纪中叶，阿拉伯民族就开始走向

衰落，迄今仍未走出历史的阴影。近千年以来，阿拉伯世界一直身处危机之中，饱受外来侵略，波斯人、突厥人、蒙古人、十字军（1096—1291年）都曾成为阿拉伯人的主人。20世纪初，统治阿拉伯人近500年之久的奥斯曼帝国瓦解，阿拉伯民族刚摆脱土耳其人的统治，但随即又落入英法殖民者之手。二战后阿拉伯国家纷纷获得独立，但很快又被卷入美苏两大阵营的对抗。冷战结束后，阿拉伯人不仅遭遇两次伊拉克战争，还面临美反恐战和民主改造的重压。纵观亚洲四大文明（阿拉伯、波斯、印度、中华文明），近代以来都曾经历衰败与挑战，但另外三个民族都未像阿拉伯民族一样经历过如此长久的衰败。此外，与非洲、拉美和中亚等地相比，阿拉伯世界迄今尚未经历全面、彻底的民主化洗礼。

但是，阿拉伯世界一直没有放弃民族复兴，一直在进行探索，其中二战以来有两次大规模的探索尝试：第一次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埃及“纳赛尔革命”为标志的“民族民主革命”，以反帝反封建，建立民族独立国家为目标；此次也即第二次则是以突尼斯、埃及革命为标志的“民主主义革命”，以反独裁、要发展、促民生为目标。因此，此次中东变局是阿拉伯世界百年迷茫、屈辱、愤懑乃至绝望情绪长期郁积的总爆发，是体现以“民主”为主要诉求的第二次阿拉伯复兴浪潮的兴起。

三、中东动荡的发展趋势

当前这场“中东波”仍在持续蔓延、发酵过程中，并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未来一段时间内，大动荡与大变革将成为中东的主旋律。

根据对未来局势发展的预测，可将中东这场剧变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可称之为“革命阶段”，以推翻现政权为特征，时间可能持续1—2年。以3月19日爆发利比亚战争为标志，这一阶段又可划分为两个时期，即2010年中东政局动荡至2011年3月

19日和3月19日至今，前后两个时期明显具有不同特点。利比亚战争爆发后，中东革命明显呈现与之前不同的特征：一是抗议潮继续蔓延和扩大，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事态急剧升级，突尼斯和埃及呈现爆发“二次革命”的迹象；二是抗议潮由前一时期的基本和平的非暴力特征转向暴力化，各国政府采取强力镇压，流血伤亡大增；三是内战化。目前利比亚已爆发内战，也门局势险恶。叙利亚未来发展难测，也有风险。四是国际化。之前，革命主要限于一国内部，由民众自发进行，外部力量主要是旁观或暗中操纵，但当前外部力量已由暗中支持走向公开干涉，直接插手，甚至武装干涉革命，这突出表现在巴林和利比亚，海湾国家联合出兵巴林协助稳定局势，西方则以建立禁飞区，保护平民为由对利比亚实施持续空袭。在也门，海湾和美国驻也门大使直接参与谈判，要求萨利赫总统下台，“革命”性质发生嬗变。各种矛盾日益被激发并牵涉其中，之前相对单纯的反政府抗议现在日趋复杂。地区原有矛盾如部族主义、教派主义和伊斯兰主义被激发，地区矛盾也被激发。围绕巴林、也门和叙利亚，伊朗与海合会、美国激烈对抗。

革命阶段之后，中东发展可能进入下一阶段，即变革的阶段，以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为特征，可能至少需要3—5年时间，甚至数十年。变革的阶段可能带来一个不同以往的“新中东”，但其形成可能需要漫长的历程，且带有很强的不确定性。这一过渡阶段可能带有如下特征：其一，民主和民众政治参与空前扩大，但动荡的民主社会可能成为主要特征。依照塞缪尔·P·亨廷顿的理论，如果没有事先进行良好的制度建设，就仓促推动大民主，民众广泛而无序地参与政治，最终必然导致社会失控或动荡。阿拉伯国家未来很可能会走这一道路；其二，弱势政权可能成为常态。之前，阿拉伯国家多是威权政府或强势君主制国家，政局基本上

长期维持稳定,但未来这一状况将被打破。比如,突尼斯革命后过渡政府已换了三任。其三,教派政治可能成为地区政治的主要特色。伊拉克和黎巴嫩的宗派、教派分权可能成为阿拉伯世界主要的政治权力分配模式;其四,政治力量多中心化。过去阿拉伯国家多是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家族统治,但未来将转化为多种政治力量共同发挥作用,除传统势力如军方外,一些新兴力量如教派、部族、民主势力、伊斯兰力量、非政府组织和工会都将发挥重要作用;其五,政治社会发展模式多元化将取代昔日阿拉伯国家的单一模式。但不会复制西方模式,伊朗的“伊斯兰革命”模式也难以复制,“土耳其模式”恐将成为重要参照。

四、动荡对各方面的影响

此次中东剧变严重冲击地区政治、安全和地缘政治关系,也对大国的中东政策构成了重大挑战。但本次中东剧变无论规模、影响上均难与20世纪末的苏东剧变相比,不会根本改变当前全球战略格局。

从地区影响看,首先,中东现有统治模式已难以维系,改革势在必行。个人或家族长期执政与专权是中东传统统治模式主要特征,也是引发本次革命的重要原因,如突尼斯、埃及、也门、利比亚、阿尔及利亚。本·阿里和穆巴拉克下台打破了地区国家的既定政治安排,一些领导人很难再谋求长期连任或搞世袭制。也门总统萨利赫宣布冻结2011年1月刚通过的旨在使其成为终身总统的宪法修正案,承诺2013年任期届满后不再连任,但他被迫提前下台仍在所难免。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都面临下台的巨大压力。伊拉克总理马利基也宣布不再争取连任。此外,摩洛哥、约旦以及巴林、沙特等海湾君主也都面临着限制王权的压力,君主立宪恐成为未来政治发展方向。其次,伊斯兰政治力量将增大。中东历史发展表明,民主运动或局势动荡常常伴随伊斯兰政治势力以及极端主义的兴起,如黎

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哈马斯、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等。目前中东剧变使一向对伊斯兰势力持打压态度的强人政权垮台,或迫其向伊斯兰势力退让。长期遭打压的埃及最大反对派穆斯林兄弟会已合法化,并正式组建政党,未来将成为重要政治力量。阿尔及利亚解除紧急状态使伊斯兰政治势力和极端势力获得活动空间。再次,冲击地缘政治关系,打破中东力量平衡,危及地区稳定。阿拉伯国家、以色列、土耳其和伊朗是中东四大传统力量,变化与动荡的新形势对各方意义大不一样:伊朗坐收渔翁之利,埃及等阿拉伯国家未来改善与伊朗关系成为必然。2011年2月22日,伊朗军舰32年来首次通过苏伊士运河,凸显中东地缘政治之变。以色列安全环境恶化,埃及新政权以及突变中的阿拉伯国家为回应民意,势必将一定程度上拉开与以色列的距离,以色列的宿敌伊朗、哈马斯、真主党的外部环境却获改善。埃及“变天”后,阿以关系可能重回和平前状态,美对阿拉伯世界施压力度减小。土耳其地区影响力上升,近年来土一直在加大“南下”(中东)的力度,中东变局使其“南下”的决心和空间更加扩大。土耳其总统居尔公开称土耳其要成为“地区模式”。突尼斯伊斯兰政党公开表示要向土耳其学习。最后,地区安全与稳定面临严重威胁,中东恐将陷入新一轮动荡之中。危及地区稳定的因素主要包括“革命”地区各国可能相继陷入政局动荡之中;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获得新的生存空间;地区战略均衡被打破,威胁战略稳定。

从国际影响看,第一,美国全球战略与中东政策遭冲击,在中东面临多重结构性挑战。近年来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亚太,现今中东突变打乱美既定全球战略部署,重新加大对中东投入不可避免。同时,中东剧变严重冲击美中东利益,对美中东政策造成多重严峻挑战:一是美中东战略稳定支柱遭削弱,传统盟友体系和安全体系面临瓦解。突尼

斯、埃及、也门、巴林、阿尔及利亚等亲美政权纷纷遭冲击，加上近年来土耳其日渐远离西方，以色列日益孤立，美国的中东同盟体系风雨飘摇。美第五舰队总部所在地巴林政权面临危险，美将被迫重新进行战略布局，组建新盟友体系。二是冲击奥巴马中东议程，地区战略优先次序面临重排。奥巴马政府中东三大优先议题是：伊核问题、伊拉克问题以及推进中东和平进程问题，推进民主居次要地位，如今中东“革命”将使推进民主的位置大大前移，而短期内美国恐难有精力解决伊朗核问题，奥巴马承诺年内实现巴以和平的愿望也将落空。三是美战略盟友以色列面临的威胁上升，主要敌手伊朗趁势坐大。保护以色列的安全是美中东政策主要目标之一。中东剧变使以色列的安全面临严峻挑战，阿以冲突恐将加剧，美将强化美以军事同盟关系，加大安全援助。同时，伊朗乘机在地区坐大，可能在伊核、地区安全等问题上向美发起挑战，美短期内无暇应对。四是美地区反恐战略及美与伊斯兰世界关系改善的努力面临挑战。五是美在中东变局中首鼠两端的态度使亲美阿拉伯政权“心寒”，推动其“离心”倾向，恐将坚定它们推行“东向政策”决心。

第二，欧盟在外交、安全、能源、移民等方面遭遇挑战。欧盟—地中海战略恐失去方向；大量非法移民和难民涌入南欧，增加了欧盟的压力，同时极端分子可能乘机混入，危及欧盟安全；能源供应受威胁，陷入东（俄罗斯）、南（中东）两大供应源都不安全的困境。欧盟45%的石油进口自中东，一些南欧国家几乎完全依赖阿尔及利亚的天然气供应；利比亚战争不仅严重分裂北约和欧盟，若战争失败也可能使萨科奇声名扫地，失去大选。

第三，俄罗斯重返中东受冲击。俄虽乐见中东动荡推动油价上涨以及美欧再度陷入中东，但也有担忧：作为俄“重返中东”的支点国家（阿尔及利亚、利比亚等）受

冲击；中东伊斯兰极端势力上升可能影响俄国内及南翼稳定；中东作为俄主要军火买主的地位可能下降。

第四，国际反恐斗争和核不扩散面临新挑战。也门、阿尔及利亚等国是美在该地区的重要反恐盟友，如今中东局势堪忧，地区动荡为极端势力提供了新的活动空间。“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声明称将扩大活动，其领袖呼吁推翻突尼斯、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政权。利比亚战争带来的北非动荡为该组织提供了绝佳发展机会。此外，本·拉登死后，“基地”组织的战略重心可能由巴基斯坦—阿富汗西移至中东，中东反恐压力将增大。从核扩散角度看，中东乱局以及利比亚战争也给国际防核不扩散带来新的变数。一方面，利比亚向西方“投降”弃核后又遭西方打击，可能给一些国家警示，即不能弃核，而且为自保必须发展核。另一方面，中东乱局无形中提升了伊朗的地位，伊朗自信心大增，西方迫伊弃核压力骤降，伊朗可能加快核发展步伐。

第五，中东剧烈动荡严重冲击国际原油市场，威胁全球经济复苏步伐。中东石油储量占全球的65%，产量占世界的1/3，同时全球1/4的石油经苏伊士运河和苏伊士—地中海输油管道输往西方，全球海上石油运输的1/3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东持续动荡不可避免将冲击国际能源市场，影响全球经济复苏。一是助推油价飞涨，威胁油道安全。近来国际油价因中东局势已创两年来的新高。标准普尔公司称，如中东持续动荡，油价恐超每桶148美元，甚至达200美元。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高油价时代恐再次来临。二是造成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通胀，影响世界经济复苏。油价高位徘徊使全球性通胀压力继续增大；油价走高也可能改变全球投资方向，冲击全球股市、汇市稳定；中东动荡也带来中东主权财富基金的大调整；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依然脆弱，油价高涨将进一步削弱全球经济复苏势头。

ABSTRACTS

Radical Change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Its Strategic Effects

Tang Zhichao

Currently, the Middle East is undergoing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change. The political chaos that started in Tunisia has sent big shocks to the entire region, resulting in the overall regional unrest. The chaotic situation has made the reform inevitable, but the future remains more unpredictable. The radical changes in the Middle East not only thoroughly changed the traditional geo-political relations in the region, but also presented serious challenges to the Middle East policies of the big powers.

The Tribal Factors in Libya's Chaos

Wang Jinyan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is year, chaos has broken out in some countrie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t seems that the chaos that has ripped these countries is the chain-effect of the so called Jasmine Revolution in Tunisia. But the chao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varies greatly in both extent and content, of which the war in Libya is the longest in time, the highest in density, involving more n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producing the most profound effect.

The Causes of Sudan's Disintegration and the Problems Faced by the Independent Southern Sudan

Yang Mian, Zhai Yafei

The issue of Sudan is very typical in Africa: the contradictions resulted from racial and ethnic diversity, the conflicts caused by religious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the contention for natural resources brought about by regional interests. The disintegration of Sudan has made the OAU's principle that the colonial boundaries should remain intact invalid and set up an example for future national or regional secession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The Chaotic Situation in North Africa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Trends of the African Countries

Shu Yunguo

Like the northern African nations, the sub-Saharan African states have a similar mono-economic structure. The sub-Saharan African nations have drawn lessons from the chao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presented some new economic development trends. First, their understanding of mono-economic structure has gone deeper. Secondly, the economic integration process has been accelerated. Thirdly, South-South cooperation, especially cooperation with China, has been strengthened. Lastly, economic adjustment has been performed timely.

The Mechanization of G20: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Road-map for Its Construction and China's Policy Measures for It

Cao Wei, Wang Junfeng

The mechanization of G20 should be completed by two phases. In the first phase, the informalities

RÉSUMÉ

De grands bouleversements dans le Moyen-Orient et son influence stratégique

Tang Zhichao

Pour le moment le Moyen-Orient connaît un changement historique. La trouble politique tunisienne a influencé rapidement toute la région et a fait la région tomber dans la tourmente. La réforme sera la tendance, mais l'incertitude de la future s'est accrue. Ces grands bouleversements dans le Moyen-Orient non seulement changent les relations géopolitiques traditionnelles de la région, mais aussi posent des grands défis aux grandes puissances en ce qui concerne leur politique au Moyen-Orient.

Le facteur tribal dans la situation chaotique du Libye

Wang Jinyan

Depuis le début de cette année, plusieurs pays du Moyen-Orient et de l'Afrique du Nord ont connu des bouleversements. En apparence ces bouleversements dans plusieurs pays se sont produits par l'effet domino de la révolution du jasmin de Tunisie. Mais en réalité les degrés et les natures de ces bouleversements sont différents. Parmi lesquels le bouleversement en Libye est celui durant le plus long, le plus violent, s'impliquant les plus nombreux pays et organisations, ayant un impact de grande envergure.

Causes de la sécession du Soudan et les problèmes que fait face le Sud-Soudan indépendant

Yang Mian, Zhai Yafei

Le problème de Soudan, typique en Afrique, se présentant une intersection des contradictions raciale et ethniques, des conflits religieux et culturels et une coexistence d'une ruée vers les ressources et les conflits géopolitiques. La sécession du Soudan a violé le principe de l'OUA sur l'intangibilité des frontières héritées de la colonisation et a ouvert la porte menant à la sécession des pays dans le Moyen-Orient et l'Afrique.

De bouleversements en Afrique du Nord et des tendances du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 des pays africains

Shu Yunguo

Les pays de l'Afrique du Nord sont semblables aux pays de l'Afrique sub-saharienne ayant une économie basée sur un seul produit. Tiré des leçons de ces bouleversements en Afrique du Nord par des pays de l'Afrique sub-saharienne, ils ont connu des nouvelles tendances du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 approfondissement des connaissances sur la structure économique de mono-produit, accélération de l'intégration économique, renforcement de la coopération Sud-Sud, surtout celle avec la Chine, ajustement au moment approprié la politique du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